

# 胶囊公寓火了

熙熙攘攘的北京城，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拥进来，许多人黯然离去。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公寓并不是药方，只不过是北京的一粒缩影而已。



胶囊公寓走廊(左)和肉景(右)(资料图片)

## “将胶囊公寓住到底”

村子里灯光渐稀，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，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，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。

敲门声响起时，已是晚上10点30分，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。来自报家门，是

一家媒体的记者。他只是撇了撇嘴，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。

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，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，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。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：“没时间和你谈，要谈明天谈。”一副大牌明

星派头。然后，他嘿嘿地笑。

听着来人下楼而去脚步声，他拎起在被褥上的塑料袋，袋子里黏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，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。少顷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，继

而嘲讽“小报记者真平庸”。

“兄弟，为我的计划干杯。”他对我说。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，放到嘴里，大嚼。

他的“计划”是借助媒体关注，打出自己的知名度，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视脖子观望的高房价。

## “胶囊”里的愤慨

在六郎庄的所有公厕里，几乎都可以看到胶囊公寓的招租海报。一个姓高的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：“那怎么住人？纯粹扯淡！”

六郎庄是北京市郊的一个小村庄，村民不足一万人，外来人口却超过了五万，村民主要靠对外租房来维持生计，村里高低不一、五花八门的建筑物里，塞满了来京发展的打工者，尤其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。

因为胶囊公寓的受关注，这里比平日多了一拨采访的记者。住在“胶囊”里的孟小来，兴奋地等着记者来来往往，唯恐记者不来采访他。

孟小来说他是甘肃省武山县某乡政府离职干部，但他更喜欢对外宣称自己为诗人。这名33岁的北漂文艺青年，笔名黑骆驼，前几天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——孟凡楠。

做过多年直销，自称包装策划水准一流的孟小来，现今在多家兼职做销售。看到胶囊公寓的新闻后，他立刻认定，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。

“作为当代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”，他乘着酒兴说，希望通过住“胶囊”的痛苦经历，催生更多灵感，以写出更多体现底层人民心声的作品来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认为，这么做，是在代表中国文学界向高房价抗议。

他越说越激动：“我甚至想，让潘石屹来这里住一个晚上，让他体验一把。让这些房地产大老板们都来住上一段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他不住一住，就不知道底层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。”

他还有些决绝地说：“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崩盘，我就什么时候搬走，不崩盘，我就一直住下去。”

就在孟小来计划着将胶囊公寓当成表达他的某种愤慨与不满情绪的“阵地”时，住在另一个“胶囊”里的温娇已经萌生了退意，“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，我就彻底死心回天津做城管去，也住不长的”。

温娇说，家乡跟北京是不同的，家乡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城市。“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久了，所以每次一回天津就觉得特别轻松，但一回北京就心里压抑。”

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，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拥进来，许多人黯然离去。黄日新开发的“胶囊”并不是药方，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。

(据《南都周刊》)

## 造“胶囊”的老人

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，是黄的产品——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，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“计划”的机会。

所谓胶囊公寓，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，铁皮结构，状如胶囊，大小不足两平方米，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。“房子姚明也可以睡。怎么睡呢？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，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。”黄日新说。

2008年初，黄日新上网看新闻，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，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。他说，虽然老了，但还是要创业，要留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，“毕竟他们都不富裕”。

退休前，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，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

力装置设计，他说，发明几个小“胶囊”，不过是“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”。设计、绘图、申请专利、采购材料、指导民工焊接、拼装，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。现在摆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，两年来，黄日新投入了近4万元。

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，“不为出租，为的是批量生产”。但是，一直无人问津。他为此抓狂了许久。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，他登不起；有人让他竖大牌子，他尝试了一下；有人推荐电子商务，为此他花去2800块，在阿里巴巴搞了个“诚信通”。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，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，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“北京泓贵蚁族工

程技术中心”，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，也是没人过问。

当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，黄日新给《北京青年报》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，他发明的蚁族旅社，优于日本的胶囊公寓，能在车站、旅馆用。

《北京青年报》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，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，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，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：“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，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。”

京城楼贵，居住不易，胶囊公寓的出现，立即击中社会神经。媒体、公众、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。在媒体报道中，黄日新也被塑造出“不为挣钱，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”的急公好义

形象。

现在在黄日新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，一部手机，一部座机，铃声此起彼伏，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。“你问我烦不烦？我才不烦呢，就当不花钱的广告了。”

以前老担心赔本，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，他信心百倍起来。“这回肯定能成功，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，现在倒不着急转让(专利)了。”

随着“胶囊公寓”知名度的上升，新浪网乐居频道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，最终，新浪网获得了“全权负责运作”胶囊公寓的授权，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“胶囊”生活。

## 住“胶囊”的租客

一阵快跑，绕过臭气扑鼻的公厕，经过进村处的小树林，径直向车站奔去，25岁的张琪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西三环的白石桥。那里有她的另一个住处。

2006年从山西电大毕业后，父亲早逝的张琪，告别母亲，只身一人来到北京。凭借2005年全国大学生电视广告大赛山西赛区第一名的资历，她顺利获得了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房地产推介的工作机会。她每月收入3000至4000元，白石桥每月房租800元，相对来说虽高了些，但也能承受。

张琪是胶囊公寓的一名志愿体验者。为节省房租开支，同时也想赶一把时髦，在论坛看到招募帖子后，张琪和其他网友及新浪员工一道，来到了中关村附近的六郎庄。

下了公交车，再步行几十米，在村口一栋民工楼稍作停留后，直上三层，她第一次见到了“看起来像厕所、住进去像监狱”的胶囊公寓。几名试住者写下了当天的日

志。“过家家”的心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胶囊公寓过于浪漫的好感。来自沈阳的大学生孙常云这样说：“我想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时尚，未来的中国，会迎来胶囊公寓时代。”

不过，这几个人，谁都没有长住，唯独张琪留了下来，成了第一个“胶囊”租客。她爽朗地笑着说：“觉得好玩，对自己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吧，看我能坚持多久。”

随后，张琪按每月350元的标准，押一付三将总计1400元房租交到了黄日新手中，而孟小来成为继张琪之后，第二个正式租客。

几天后，我再次到六郎庄找张琪。这一回，张琪对公寓有些抱怨：空间太小翻不开身，心情郁闷；隔壁是民工，晚上很吵；房间阴冷；上厕所和洗澡不方便，不论早晚，上厕所都要下三楼去公厕蹲坑，洗澡在一楼，但仅有一个洗澡间，且只在规定时间内开放；铁皮上新刷的油漆，味道很浓，对身体有害。

中午，身高1.74米的温娇，佝偻着身子从张琪的隔壁“胶囊”里钻出来。她从上午9点半开始整理床上的东西，中午饭都还没吃。

23岁的温娇在前一天中午给黄日新打了个电话，想租房。黄日新告诉她，只剩最后一间了，而且另有一个小姑娘也想住进来，两人竞争，先到先得。

住在朝阳路慈云寺桥，与六郎庄相隔遥远，温娇有些着急，她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恳求黄大爷一定租给她。

约定下午3点半在六郎庄碰头，结果温娇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，干巴巴站在房东门口等着，大风卷着黄土，天很冷。终于，“黄大爷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了，一大群记者呼啦一下子拥了上去，长枪短炮闪成了一片”。

温娇如愿以偿成了最后一个胶囊租客。至此，黄日新展示的8个“胶囊”，全部租了出去，有押一付一的，也有押一付三的。